

今年春天，我在美國休士頓接受心臟開刀手術，九月來到馬尼拉隱秀寺調養。十一月六日，隱秀寺的一班道友，去越南難民營，慰問難胞，送救濟品去救濟他們，承蒙她們的盛意，好多天前，約我和自立法師同去，藉此機緣，我們訪問了設在馬尼拉灣上這所難民中心（Refuge Center）。

我們訪問難民營的目的，大致有二個：第一、我想親自看看難民營中難民生活的種種。一九七九年夏天，我在紐約華埠，寫作「敦煌佛經卷子巡禮」書稿期間，聽說了然師到了光明寺，住在壽治長老那裏。了然僑居越南西貢堤岸，五十年代，她從越南去台灣新竹女象佛學院讀書，畢業以後，又在福嚴學舍旁聽，那時，我正在福嚴學舍任教。因為這一因緣，我認識了然，便到光明寺看她。據了然告訴我，南越解放以後，過了幾年，實在生活不下去了，她才決定和寺裏的一個小女孩一起逃亡。第一次籌集了二十兩黃金，交給民船做爲逃亡之資，可是，不幸得很，船離岸不久，就被越共攔截回去了。後來，她又籌足二十兩黃金，作第二次逃亡

海外來訊

越南難民營訪問記

——向英國 Abhīyāna 比丘致敬

幻生

，這次僥倖成功了，難民船漂到馬來西亞，被收容安置在一個無人居住荒涼小島上，自己伐木砍柴，自建棲身之所。靠着聯合國亞洲難民機構的救濟，在那個小島上，生活一二年，才被分發到美國。聽了然敘述逃亡經過，以及難民營中的種種痛苦，不禁令人爲之惻然。從那時起，我想以後遇到有越南難民營的地方，一定要去看他們的實際生活情形。

第二、一九八一年，我在紐約，董雲卿居士寫信給我，有位英國比丘，在菲律賓越南難民營弘法，與難民們生活在一起，同甘共苦，精神可佩。從董居士的信中，我對這位英國比丘，打從內心上生起無比的敬意。佛陀創教的目的，旨在解救衆生的痛苦。大乘佛法的精神，是不捨衆生，不離衆生；衆生的苦，便是苦

薩的苦。所以，觀音菩薩的尋聲救苦，有苦難的地方，就有觀音菩薩的出現，這是菩薩精神的具體表現。中南半島的難民，冒着生死危險逃亡，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，都需要佛法的慰藉，指導與度化，解救其痛苦。這位英國比丘，能夠服膺佛陀訓示，力行菩薩精神，在難民營中傳播佛陀的法音，實在太難得了，我必須要去訪問他一下。基於以上二個原因，我決定跟隨大家去難民營一行。

菲律賓收容中南半島難民營的地方，共有三四處，在馬尼拉灣對岸的描達安（Morong Bataan）省這所難民營，是最大的。一個。我們要去訪問的，也就是這一個難民營。這個難民營成立於一九七九年。據說它的成立，還與梵蒂崗教宗有着一點關係。非

律賓是個天主教國家，一九八一年，梵蒂崗教宗決定訪問菲律賓，菲律賓的第一夫人伊美黛（Mme. Imelda Romualdez Marcos）爲了迎接教宗來訪，特別撥出描達安省的一片山地，提供聯合國亞洲難民機構修建難民營中心，做爲教宗訪問的紀念。描達安是在馬尼拉的西北方，雖然它與馬尼拉只隔着馬尼拉灣，遙遙相對，但由陸路而去，却有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，開車須要四小時才能到達。我們去難民營的交通工具，是由觀音寺的妙真姑經手負責，租用大型的遊覽巴士。這裏我要感謝施淑好居士，我和自立兄乘坐這輛遊覽巴士應繳的費用，是由她發心供養的。

我們去難民營的上一天晚上，我想到二個問題：明天去訪問英國比丘，什麼人爲我做語言的傳譯工作？當然，在馬尼拉的佛教界裏，董雲卿居士是個最理想的人選。雖然，我跟董小姐是認識的，但是，爲了禮貌關係，我不能不事先向她有所請託。二十多年來，我每天早上服用毛地黃（Lanoxin）藥片（這是一種強心利尿的藥物），因此，每天上午，我的小便頻繁，乘坐長途巴



士旅行，成了心理和生理上一大威脅。聽說董小姐的父親董光垵老居士明天也去難民營，他們當然有私家車，我想乘坐他們的車子，可以解決途中小便問題。因此，我跟董小姐通電話，告訴她這二件事。感謝董小姐的慷慨，傳譯沒有問題。只是她的父親，明天有事，不能去難民營了，所以，他們沒有小車子去。董小姐本人，也和我們乘坐大巴。承蒙她的關心，仍然為我的另一問題尋想辦法。在電話裏，忽然我的靈機一動，明天早上不喝水，不吃毛地黃，等到晚上回來再吃，問題不就解決了吧！

我和董小姐通過電話以後，洗過熱水澡，原想早點休息，明天訪問難民營。也許冷氣開得太久了，我的二條腿痠痛得無法入睡，展轉床榻，坐臥不安，一直折騰到六日凌晨一點多鐘，才迷迷糊糊的睡去，可是，到了三點多鐘，又醒過來了。我告訴自立法師，腿子痛了一夜，只睡了二個小時。原想跟他說今天不去難

民營了。話到口邊，又趕快嚥回去了。我怕他罵我，昨天晚上才跟董小姐講好，請她當我的翻譯，怎麼一夜之間，又變卦不去了？言而無信，還可以做人嗎？

早上六點二十五分，我和自立先搭乘王玉霞居士的車子去信願寺集合，星期天車輛少，十多分鐘就到信願寺了。原定七點鐘開的大巴士，還沒

有到達。我們禮佛以後，就在大門口徘徊等候，沒有敢去驚擾信願寺的主人。過了十來分鐘，有位女居士搬來一張圓櫬給我，我的腿子還在痠痛，正好這是無上禮品，我便坐在信願寺大門口權充臨時警衛（信願寺門口是有警衛的）。信願寺是馬尼拉的首刹，二十多年前，性願長老時代，曾將信願寺與華藏寺聯合為一，恭請印順導師出任首任上座（住持）；妙欽法師也在這裏住過二十多年，主辦能仁學校。如今，印公導師年老體衰，在中華兩精舍養靜，從事佛法思想理論著作。妙欽法師也在八九年前，為能仁學校鞠躬盡瘁，圓寂往生。世事多變，人事滄桑，信願寺今非昔比，我這個遊方僧，癡癡地坐在那裏回憶着信願寺的這段歷史片斷。讀書人的觸角是敏銳的，看着門外許多攤販兜賣東西，我的心頭總有一番異樣的感覺。

妙真姑負責租用的遊覽巴士，七點以後才姍姍地到達，我們很快地上車了。這輛遊覽巴士很大，後面堆放着一大堆的救濟品，還坐了四十多人。車子開行之後，我才知道，今天去難民營的，僅有我與自立兄二位出家人，以及觀音寺的妙真姑，信願寺並沒有人去。在同車的四十幾位居士中，我所認識的，只有四分之一，她們都是常去隱秀寺的。如施淑好、蔡仁耐、廖清意、呂如美、鄧玉霞，以及許瑞萍和她的妹妹。她們這幾位，有人戲稱為「七仙女」。施淑好居士是台灣師範大學畢業，曾任馬尼拉普賢學校教務主任多年，與自立兄同事。瘦高的個子，圓圓臉，有着高貴的氣質，卓越的領導才能，曾經擔任台灣大專院校旅菲校友聯合會會長多年，為人熱情而豪邁，熱心助人，做事能力極強。信佛虔誠，為隱秀寺一大護法，出錢出力，而不居功，極為難得。廖清意小姐，是台大中國文學系畢業的高材生，曾在馬尼拉各中文學校任教多年，是位教育界的高手。我認識廖小姐時間最早，她在台大讀書時代就相識了。我是一個天生的冷冰冰的人，缺少社交才華與外交辭令，尤其見着女士們，無話可說。至於其他幾位「仙女」，恕我知道太少，不敢在此亂「蓋」。

董雲卿居士出身在一個虔誠的佛教家庭裏，她是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，中英文造詣極高，曾在菲國大學任教多年，後來接任能仁學校英文部校長之職，能仁學校享譽僑界的

那段黃金時代，便是董小姐與妙欽法師共同創造的。董小姐瘦瘦的身材，戴着一副近視眼鏡，衣著樸素而高雅，平易近人，一派學者型高尚風度。在馬尼拉佛教界裏，她是一位極受人敬重的人。我和董小姐通信最久，一九五五年，印順導師第一次來菲弘法，那時我任海潮音月刊編者，爲了報導印公導師（海潮音月刊社長）在菲弘法消息，董小姐供給給我很多資料。但是我跟她見面，還是一九八〇年第二度來菲才開始的。

王玉霞居士是隱秀寺的大護法，自立法師的得力助手，她在馬尼拉佛教界裏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。

此外，還有一位楊佩智居士，她是馬尼拉佛教居士林副林長。這次我到馬尼拉不久，正逢她的姐姐過世百日之期，透過劉梅生老居士的引介，她領導她姐姐的兒女，在靈鷲寺集體皈依我。

除了以上幾位之外，其他同車的居士們，我就不認識了。

遊覽巴士經過五小時長途奔馳，我們到達描達安的難民中心了。這處難民營佔地很廣，一棟一棟的簡陋平房，整齊的分散各處，成爲一區一區的，有着柏油馬路相通。進入難民營區，首先去看湛明寺，這是董光堦老居士發心捐建的，寺貌很小，也很簡陋，做爲難民集會禮佛之用。車子在寺前馬路上畧爲停留一下，沒有下車，又繼續向前開去。經過幾個轉彎，開行五六分鐘，我們到達 *Jetavana Buddhist Temple* 佛寺，這是我們今天來訪的目的地。這所佛寺也很簡陋（與難民營的建築相配合），六角形的建築，一幅釋迦牟尼佛的畫像，遠遠地便可看到，寺前集合了一大堆人，英國比丘披着深咖啡色的袈裟，也在那裏等着迎接我們。我們的遊覽巴士在馬路邊停妥之後，我與自立兄下車原想去佛殿禮佛，有人告訴我們，稍等一下，這時寺前鑼鼓聲大作，擴音器不斷地叫喊，難胞們舞獅來迎接我們。我們隨着舞獅後面進入佛殿，佛殿不大，除了佛像之外，裏面空曠曠的，水泥地板，中間鋪着一塊地氈，脫鞋而入，一派南傳佛教寺院的格調。我們禮佛之後，同去的居士們，也將一箱一箱供佛的花菓，搬進佛殿，忙着裝盤插花，我和自立兄反而成了一無事事的呆立在那裏。有人要我們到外面樹下休息，剛剛坐下不久，董小姐又通知我們去上供。我的兩條腿子仍在痠痛，四小時的長途車子顛簸，實在無

法再去參加念誦了。我這個樂天派的「開心」人，仍然坐着未動，只有自立法師與妙真姑主持上供儀式。

據自立兄告訴我，今天是這裏的「解夏節」，難怪聚集了這麼多人，一隊一隊的難胞，抬着他們的供品，敲着樂器，虔誠地送到佛殿上，供佛供僧。他們在苦難中仍然不忘記傳統宗教信仰的儀式，令人感動。

我們吃過自帶的午餐，喝了一些飲料，休息片刻，我的精神漸漸地恢復了，便開始我的採訪工作。我背着照像機，手裏提着小型的錄音機，真像煞有介事的做起外勤記者來了。先到佛殿裏拍攝一些照片，瑞萍的妹妹陪着我，我們便在佛殿前面尋找訪問的對象。我們不會說越南話，難民裏會講英語的也不多，這樣的訪問是比較麻煩的。我們終於找到一位年輕會說英語的難胞，做爲訪問對象。下面是我們的對話：

問：你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？

答：我是越南人。

問：到這裏已經好久？

答：八個月了！

問：難民營的生活比在越南的活生怎樣？

答：這裏好多了。

問：你是什麼時候信佛的？

答：我是出身在佛教家庭裏，從小就信佛了。我有二個伯父出家，他們還在越南。

訪問到這裏，有人告訴我，人叢中有位中國籍的郭先生，會講國語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立刻轉移目標，訪問郭先生。

「郭先生，您好！聽說您是中國人，會講國語，能在這裏見到您，真是太高興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請問您，您是什麼時候來到菲律賓的？」

「一個月前。」

「您原來僑居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高棉。」

「您能談談高棉的情形？」

「唉！不要談了！高棉六百萬人口，被棉共殺掉了三百萬。在高棉，無緣無故會被殺害或活埋，真的成了個殺人世界，人間地獄。我是冒着九死一生逃到泰國的。……」

「您信佛嗎？」

「我是佛教徒。」

「希望您多多唸佛，佛菩薩會保佑您的，很快會分發到美國去定居。」

「謝謝您的祝福！」

這時人叢中又出現了一位穿着入時，圓圓臉的中年婦人，英語講得很好，她主動地告訴我們：她是高棉人，僑居美國休士頓多年，兒子是位工程師，她特地從美國到難民營來服務的。目前受僱於一間教堂，任語言的傳譯，但是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一有空閒，即到寺裏來為佛教徒服務。她會說六種語言，可是不會說中國話，不能用中國話直接跟我交談。我告訴她我也是來自休士頓的，她好高興，約定回美國後去看我。

佛殿上的供僧儀式已經結束了。我請董小姐陪我訪問英國比丘，在佛殿旁邊一間簡陋的木屋裏，進行了一次訪問。

幻：今天我們從馬尼拉來，一面是來看看這裏的難胞，一面也是向您致敬的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您在難民營裏傳播佛陀的法音，已經三年多了，這番偉大的精神，值得我們敬佩。

A：（笑一笑，表示不敢當。）

幻：我是來自美國的，下面有些問題，想請問您，希望您能告訴我們。在可能的範圍內，我將寫篇報導文章，將這裏的真實情形，告訴自由世界的廣大民衆。

A：（點點頭，表示同意。）

幻：請問您，這所難民中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？您是何時來到這裏的？

A：這所難民中心是一九七九年成立的，我是一九八〇年春來到這裏的，大約是難民中心成立後的第三個月。

幻：您是什麼因緣來到這裏的？

A：沒有什麼因緣，我是一個出家比丘，那裏有難民的地方，需要佛法的，我就到那裏傳播佛陀的法音。

幻：這所難民中心有多少難民？他們的生活情形怎樣？

A：目前這裏有一萬五千多人，最多時候有一萬八千多人。他們的生活大致還好，可能比一般菲律賓人還好。

幻：他們的生活費用是否由聯合國負責？難民們每天每人的生活費用是多少？

A：是的。他們的生活費用是由聯合國亞洲難民機構負責；每天每人的生活費多少，我不清楚。

幻：在這一萬五千多人當中，佛教徒究竟有多少？非佛教徒有多少？

A：我們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，但據保守的估計，佛教徒至少百分之八十五，非佛教徒大致只有百分之十五。

幻：在難民營區，我們看到幾所教堂，他們除了向他們的教徒傳教之外，是否也用物質或政治的引誘，要佛教徒改變信仰，而信他們的宗教？

A：當然有的。有些傳教師說，如果改信了他們的宗教，有優先被分發到美國或其他國家定居，也會得到一些物質的補助。

幻：被他們引誘而改變宗教信仰的佛教徒很多嗎？

A：自然也有，有些信仰不堅定的人，希望能夠早些離開難民營，分發到其他國家去定居的，經不起傳教師們的誘惑，而改變了信仰。但是，也有許多信仰堅定的人，他們寧可在難民營等候下去，不願改變宗教信仰的。

幻：難民們的生活，既然由聯合國負責，難民的分發，當然也是聯合國負責綜理，聯合國負責分發難民，是否有信仰某種宗教為第一優先？

A：聯合國分發難民，是公平分發的，沒有以某種宗教信仰為優先的，那是傳教師們欺騙難民們的不誠實的手法。

幻：您在這裏弘法，主要是以宣揚佛陀的思想理論，還是著重生活行事上的指導？

A：我是以身教為中心。每天早晨，我在難民營區巡行托鉢，這裏的難民，都是來自中南半島的佛教國家，他們對佛教信心很強，看到出家僧侶托鉢，彷彿如在自己的家鄉一樣，忘記逃亡的痛苦。也有佛寺給他們拜佛，更能激發他們對佛教的信念。

幻：您們這裏每月是否也有固定集會的日期，做佛法義理的演講？

A：沒有。這裏的寺院，每日廿四小時開放，只要他們有時間，隨時都可以來禮佛。如果要聽佛法，隨時也會給他們說法，沒有什麼固定形式。

幻：您在這裏說法，是否感到沒有好的翻譯人才的困難？

A：是的，這裏難民中會說英語的人不多，但是他們替我翻譯錯了的，我會知道，我立即要求替我重行翻譯，正確地表達我的意思，不讓佛法被誤解。所以我對翻譯的要求是嚴格的。

幻：您是生長在英國，西方民族都是信仰西方宗教的，何以您會信佛而出家？

A：談起我的信佛出家，也許是多生多世的。如從這一生說，在母親懷孕我的時候，我就出家了（引起哄堂大笑）。因為我從小就不吃動物的肉類，嚮往東方的宗教，所以因而出家。

幻：在難民營裏，您感到最需要的是什麼？是物質方面的提

供，還是精神方面的支援？

A：我什麼都不需要。我的生活，似乎比難民們還好一丁點，我能維持他們的傳統信仰，保持純潔的佛心，已經感到非常滿足了。

幻：您是西方人，您看東方佛教徒與西方佛教徒，對佛的信仰上有什麼不同？

A：東方佛教徒，生長在傳統的佛教家庭裏，他們的生活從小就與佛教打成一片，佛成爲他們心靈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之一，儘管他們對佛教的教理懂得不多，他們却是的確的信佛。西方佛教徒，是從佛理論上了解入手的，雖然對佛法的哲學思想了解較多，但不如東方佛教徒真正把佛教放在心中來得可貴。所以，東方佛教徒，是生活在佛的生活裏，表現的信仰虔誠，實在令人感動，不是西方佛教徒所能望及的。

幻：您到過東南亞許多國家的難民營，以您親自所見，能對東方的佛教僧侶提出一些忠誠的批評和建議嗎？

A：我到過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香港的難民營，泰國有三十萬出家僧侶，但是沒有一個僧侶到難民營去傳教，他們好

像根本鄙視難民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香港，也沒有一位當地出家僧侶與難民們生活在一起，照顧他們，只有日本有幾位僧侶在香港難民營服務。菲律賓太好了，馬尼拉的中國佛教徒，常到難民營來慰問他們，贈送禮物給他們，文蓮施診所的醫療小組，常來爲難民們義診，在亞洲的難民營裏，我很少看到像馬尼拉這麼熱情關心難民們的佛教徒。

幻：時間不早了，我們要回馬尼拉去，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。A：謝謝！

訪問至此，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，結束了我們的談話。同去的居士們，紛紛送紅包供養英國比丘，自立兄也供養他一千元。在小木屋前，我們與英國比丘合影留念。

我與自立兄走出木屋，便被先前和我談話的那位高棉籍的女士帶走了，她帶我們到佛殿右邊廣場上看難民們的民俗表演，戲台前，留着一方空地，排着橈子，是特別招待我們的。施淑好、呂如美、蔡仁耐她們，都在那裏。我們勉強看完二個才藝節目表演，董小姐好容易擠到裏面通知我們上車，我們隨着她離開了表演戲台。宿燕寺廣仁師率領文蓮施診所的醫療隊，正在那裏從事義診工作，一隊一隊的難胞，排列在那裏，等候醫治。我們打過招呼之後，便上車先走。英國比丘與幾位負責人，一一上車與我們握別致謝，在離情依依之下，我們的車子終於開動了。

在回馬尼拉的歸途中，我的思潮不斷地起伏着，根據英國比丘所說，東南亞的難民營裏，沒有當地出家比丘前去弘法服務，除了泰國之外，其他有難民營的地區，都是屬於中國佛教系統奉行大乘佛法的僧侶，大乘佛法的特色，建立在菩薩行的實踐，菩薩的悲願，表現在利他度眾生的事業上。流行在中國出家僧侶口中的口號：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爲事業。」如今，我們的弘法利生事業又做了多少？難民營的大眾，是需要佛法去灌輸和指導的；在苦難中的人們，由於親身的遭遇與體驗，也是最能接受佛法的，這分偉大的神聖工作，竟然被一位英國比丘承擔起來了，身爲中國比丘之一的我，心頭上感到無比慚愧，不能不對那位英國比丘生起崇高敬意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寫於碧瑤普陀寺